



东方书林之旅

纯粹的声音

● 倾听《杜英诺悲歌》

问讯湖边春色，
重来又是三年。
东风吹我过湖船，
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
此心到处悠然。（宋）张孝祥
寒光亭下水如天，
飞起沙鸥一片。

崔建军



西江月书系

纯粹的声音

● 倾听《杜英诺悲歌》

崔建军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王红卫

版式设计:任宗英

责任校对:张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粹的声音:倾听《杜英诺悲歌》/崔建军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

(西江月书系)

ISBN 7-5060-0677-4

I. 纯...

II. 崔...

III. 诗歌-文学研究-奥地利

IV. I521.072

纯粹的声音——倾听《杜英诺悲歌》

CHUNCUI DÉ SHENGYIN

崔建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88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0677-4/I·51 定价:15.00元

目 录

序.....	1
--------	---

上 部

一、无归者的精神漫游	9
二、接受“物质”的委托.....	34
三、献身诗歌的英雄	53
四、通向诗化空间的门.....	79
五、担当艰难的人生	102
六、无形存在的图象	120

下 部

七、纯粹的声音.....	141
八、最初的音乐——“第一悲歌”解析	143
九、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第二悲歌”解析	157
十、超越爱的漩涡——“第三悲歌”解析	167

十一、返回童年的时光——“第四悲歌”解析	178
十二、舞者的微笑——“第五悲歌”解析	189
十三、无花果树的芬芳——“第六悲歌”解析	201
十四、进入自由的空间——“第七悲歌”解析	209
十五、动物世界的启迪——“第八悲歌”解析	223
十六、生于此岸的使命——“第九悲歌”解析	235
十七、喜悦的泉源——“第十悲歌”解析	247
结 语	264

序

也许有好几种原因，我读书的目光曾长久地停留于德国而疏忽了在它南部的奥地利。其实，这是一个风景秀丽、内蕴丰厚的国家，全境 70% 为东阿尔卑斯山地，北部则终年流动着著名的多瑙河水声，这就足以令人神往。更不用说它的首都，维也纳，是一个音乐与戏剧的中心，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文化影响而言，我最初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的马赫。这位物理学家极其谨慎地看待真理的绝对客观性质，仅仅把知识看作是感觉“要素”的复合，为此他的哲学观点不被重视，以致至今我对他了解甚少。直到茨威格、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于 80 年代在中国出版或再版之后，我才注意到这个在记忆中非常淡薄的国家，随之也知道了特拉克尔、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名字。不用说，引起我更多关注与思考的是卡夫卡，我把他归入我所敬佩的大师序列。然而，不知为什么，尽管我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大师著作，也从多方面大获裨益，可总觉得在读过的书中缺乏一点我更需要的东西，或者说，我生命中总

有些晦暗不明的东西未被大师们彻底照亮。为此，我曾有一点淡淡的失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能紧紧抓住我的竟是奥地利的里尔克。读书读到呆在一个人的书中不想出来的事是不常有的，但里尔克却给了我这种感觉。我似乎从他的诗歌与书信中，听见了久以期待的声音。每当我感到自我的内在贫乏时，往往在局促不安中想起里尔克，听到他那特别沉稳有力、宁静致远的语调，于是波动的心绪就慢慢地平息下来。

作为一个“行吟”诗人，里尔克的一生带有某种传奇色彩。1875年12月4日，里尔克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父亲约瑟夫是一个铁路公司职员，母亲菲娅则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教徒。里尔克9岁时，双亲的婚姻终于因长期不和而破裂，有些神经质的母亲改嫁他人。早年体弱多病的里尔克，似乎认定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诗人，所以坚决不从父亲想让他当一名军官或律师的意愿，执著于他的诗歌创作，曾于189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生活与诗歌》，却并没有显示出他的诗歌天才。

1901年，他与雕塑家克拉拉·威斯特霍夫结婚，生有一个女儿。1902年，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他独自旅居巴黎，自嘲为“放荡的儿子离家”出走。至1907年，他曾先后出版了诗集《图象集》与《祈祷书》。然而，这并不是他的重要收获。比这更为巨大的收益是他自1905年担任罗丹的秘书。诗人从这位大师的教诲与对其雕塑艺术的潜心中受到极大启发，他几乎彻底否定了自己以主体抒情为基调的前期创作，认为“物”——自然才是诗歌艺术最基本的源泉，开始了“事物诗”的创作。他在1905年写出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马尔他手记》中记载了这段精神自我更新的历程。他的这一变化被学者称为由无形（内心）向有形世界（物、自然）的转换。为此，所

有经由他歌唱的事物有福了，流变的、易逝的、短暂的万事万物被嵌入美的空间，进入了永恒的存在。备受推重的《豹——于巴黎植物园》这首诗便是他创作“事物诗”的一个典范。当然，在里尔克的诗歌中，物既呈现了自身的内在品质，又成为人类本身的象征。人类通过物化而使自我的无形进入了有形的存在。我认为，里尔克最重要的作品产生于他的第二次转换，即由“有形”世界向“无形”转换。这里的“无形”已不是个体内心的情感，而是整个人类与宇宙无限广阔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生存与死亡、主体与自然、灵魂与肉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已经失去界限，对立的双方融为一体，构成一个诗意的美的存在。正如里尔克自己所言：

天使(据说)常弄不清楚，到底他们是在
生者或是死者之间行动。永恒之流
常拖拉着一切年代的人一同通过二者的王国
并在二者的王国里，把那声音淹没。

基于这样一个阔大的精神境界，里尔克自 1912 年开始写作《杜英诺悲歌》。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火四起的岁月里，他的创作几近停滞状态，为此他曾陷于深深地苦恼。1922 年，他在米索的一座古堡里奇迹般地完成了中断 10 年的《杜英诺悲歌》，随即又投入《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创作，抵达了一生中的高峰时期。正是这两部巨制，给诗人奠定了在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地位，带来了经久不衰的声誉。1926 年 12 月 29 日，诗人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终年 51 岁。而小他 9 岁的卡夫卡则在两年前就因积劳成疾离开人间。

里尔克所以成为 20 世纪一个世界性的诗人，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象征主义大师与现代主义先驱，我以为里尔克的真

正贡献，在于他是一个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者与言说者。尤为独特与可贵的是，在传统信仰衰落的那个时代，他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绝望，也没有像许多大师那样回到古典文本中去寻找源头，把目光指向一个凌居于万物之上的超验世界。相反，他用一颗焚烧的灵魂紧紧地拥抱着大地，坚定不移地生存在“物质”的图像中，把自己与人类运转不息的自然家园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自己的诗歌构筑了人类在此岸生存的根基，从而为人类精神的大地化提供了一个宽阔的空间。特别是在一个逐步走向“机械化”的世界中，他以自己的诗化言说，揭示了人类精神存在被日益强大的技术文明所吞噬的命运，毫不动摇地守护着人类生于此在的灵魂家园。在这个意义上，里尔克是最接近诗歌的神性本源的诗人。这一永恒的价值，在他的终结之作《杜英诺悲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悲歌》以其罕见的勇气，从天使那里夺回了人在此岸生存与歌唱的权利，作出了“生于此在是荣耀的”论断，开辟了天国隐匿之后，人类驻足于大地的新的可能。如果说《悲歌》是命运对里尔克一生追求最丰厚的赠馈，那么理解里尔克和他的《悲歌》本身也需要命运为你提供某种机遇。当你被命运引入生存的绝境时，才会深切地体味到，是里尔克的诗歌为你打开了一个绝处逢生的天地。与里尔克出生于同一国度的另一个旷世奇才卡夫卡说过，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便已经死了。但倘若你有幸饮喝了里尔克这脉清泉，便能够死而复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崇敬里尔克的人不仅把他作为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更把他看成一个时代的先知。而俄国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则在给里尔克的信中这样说道：“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也许意味着）去超越诗”。^①诗在其完整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可企及

的理想,又怎么能被超越呢?可见里尔克的诗作抵达了一个怎样辉煌的巅峰。我常常在想,里尔克的生存哲思与诗歌创作实践,不仅对诗人、作家和其他艺术家,而且对每一个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启示。

注释:

- ① 《三诗人书简》引自《世界文学》1992年第1期第29页。

上 部

一、无归者的精神漫游

里尔克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世界的中心价值观念正处于急剧瓦解的状态。黑格尔所精心构建的关于人类生存假想的统一性的崩溃，标志着近代理性主义趋于没落。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责难中，克尔凯郭尔更注重个人内心生活的神秘体验，更注重对生存的自由选择。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要选择的生活呢？克尔凯郭尔的答案又回到传统的思路，认为做一名基督教徒是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这就像叔本华一样，在拆除黑格尔的理念大厦之后，把生命的原始动力归结为盲目的、无意识的求生意志，归结为永无止境的本能欲望，指出了由于欲望的无法满足，使人永远处于失败之中，从而要求人们弃绝意志，禁束欲望，进入佛教的涅槃状态，从寂灭中获得极乐。哲学发展中的这一状态，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培根的一句至理名言：“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哲学，则使人皈依宗教”。^①这一内在的矛盾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当理性作为终极价值的所在地一旦衰败之后，人们无法忍受灵魂

漂泊无居的痛苦，于是强烈地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宗教的世界观，进而为自己的灵魂重新设置可以栖息的家园。但是尼采的出现，却把人类所拥有的这一最后的精神领地推毁了。他以惊世骇俗的声音向人们宣布：“上帝死了”。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一书中，以象征性的方式为我们揭开了人类精神深处这一可怕的图景。我不知道人类文化史上究竟是否还存在着比“上帝死了”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大事件了。难道还有比支撑着西方世界两千年来人类生存根基的立柱倾刻倒塌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过吗？事隔一个多世纪了，我读起尼采关于这一大事件的陈述来依然感到惊心动魄。尼采是这样描写的：

疯子 你从没听说过那个疯子吗？他大清早提着个灯笼跑到市场上去，不住地喊着：“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那里站着许多人，他们都不信上帝，他的话激起了一阵哄笑。有一个人说，为什么呢？上帝迷失了吗？另一个人说，他像孩子一样迷失了路吗？或是他隐匿起来了么？他害怕我们吗？他是否航行远去了？或者迁移到它处呢？他们这样的叫嚣着哄笑着。那疯子跳到他们中间，凝视着他们。

他大声地说：“上帝在那里，我告诉你们。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全都是他的谋杀者。然而我们怎能完成这件事呢？我们怎能饮干海水呢？谁给我们海绵来擦掉这地平线？当我们使这个地球脱离它的太阳时，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如今它向何处运行？如今我们向何处前行？离开所有的恒星吗？我们不继续向前了吗？我们向一切方向后退，转向，前进吗？还有高处和低处吗？我们不是像通过一个无极的虚无般在迷失着吗？我们没有感觉到空间的气息吗？空气不是变得更冷了吗？黑夜，更多的黑

夜，不是接二连三地而来吗？灯笼还不该在早晨点起来吗？除了正在埋葬上帝的掘坟者的噪音，我们不是听不到别的声音吗？除了上帝的腐尸味，我们不是闻不到别的气味了吗？神祇们都腐解了。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我们杀了他。我们，这些谋杀者，将何以自慰呢？这世界还在掌握的最神圣和最权威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而死。^②

上帝之死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命运。随由中心秩序的瓦解，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思潮勃然兴起，把人们抛入混乱无章的漩涡。尼采在谈论这一情景时写道：“今天的欧洲人当中，有些可以算得上是‘无家可归者’，在我的记忆深处，对他们十分地怀念。因为他们的命运坎坷，一生潦倒，若能为他们设计一个安慰的激励则将是聪明之举，但是这样作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期待着未来，则又怎能安坐家中而不动？”^③既然憧憬着未来，盼望着一个新的地平线从虚无的大地上升起，便只能走出家门，开始经受前无古人的流浪生涯。事实上，一旦信仰衰亡，家本身就不复存在了。流浪成为现代人特有的命运而降临。

尼采所讲的“无家可归”，正是世纪末人们心态的准确概括。青少年时期的里尔克，同样深受着信仰缺席、无家可归的煎熬。天性敏锐善感的里尔克，在20世纪初就预感到人类全面精神危机的风暴将要席卷而来。他把自己的感受写入一首叫《预感》的诗中：

我犹如一面旗，在长空的包围中

我预感到风来了，我必须承受；

然而低处，万物纹丝不动：

门还轻灵地开合，烟囱还喑然无声，

玻窗还没哆嗦，尘埃也依然凝重。

我知道起了风暴，心已如大海翻涌。

我尽情地舒卷肢体，

然后猛然跃下，孤独地

听凭狂风戏弄。

里尔克指出：虽然整个底层生活还在传统秩序中缓慢地运行着，或者说传统秩序还在以自己的惯性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一场精神的大转折，社会的大变动正在不可避免地到来。既然对信仰的怀疑与背叛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少数人的态度和意见，并没有动摇人们的生存根基，而是作为一场巨大的风暴，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传统的世界，改变着生活的走向，那么，诗人就必须像面对生活中的其他重大变故一样，勇敢地承受，在风暴中像船帆一般“尽情地舒卷肢体”，迎接大转折的降临。在此，诗人丝毫不想逃避，当然也无法有效地应付，最后，他只能听凭狂风的戏弄。这就是说，在人类精神危机的状态中，诗人宁可承受无归无居的现实，也不愿像他日后所敬重的前辈克尔凯郭尔那样，一方面主张个人的真正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又转身回到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中求得心灵的安宁。尽管里尔克对《圣经》推崇备至，但他对基督教的叛逆自早年便流露出来。他的母亲菲娅·里尔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里尔克从内心里怀着对他母亲强烈的惧怕与不满。直到晚年，他的精神深处还保留着母亲在他稚嫩的心灵上划下的伤痕。在1915年的一首诗中，他追忆了当时自己的心境：

呜呼，我母亲撕碎了我，

我在身旁垒起了一块又一块石头。